



A28、29

艺术品鉴赏/平台

大家

现代快报 2014/8/30 星期六

责编:徐馨儿 美编:时芸 组版:郝莎莎

第三届
“重塑东方美”美在慧眼·水墨心印
仇德树出品人:赵磊
策展人:林逸鹏
主办:现代快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仇德树谈“重塑东方美”:革新是时代的共同理想与呼声



仇德树

1948年出生于上海。
1975年作品“争分夺秒”入选全国美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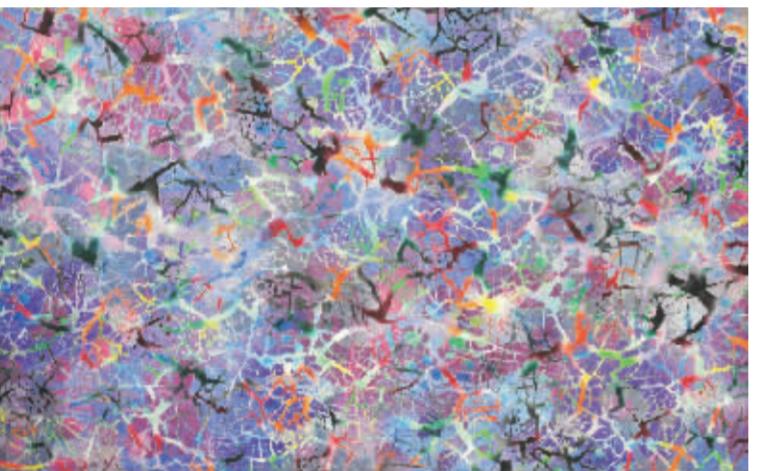
1979年发起并组织“草草画社”。提倡“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

1982年逆境中发现“裂痕”,从此确认“裂变”为艺术语言和哲学基础。

1985—1986年受邀任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访问学者。

1986年回国辞去公职,成为职业画家至今。

多次在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台湾、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个展及联展。作品被世界各地近六十个博物馆、美术馆及大型机构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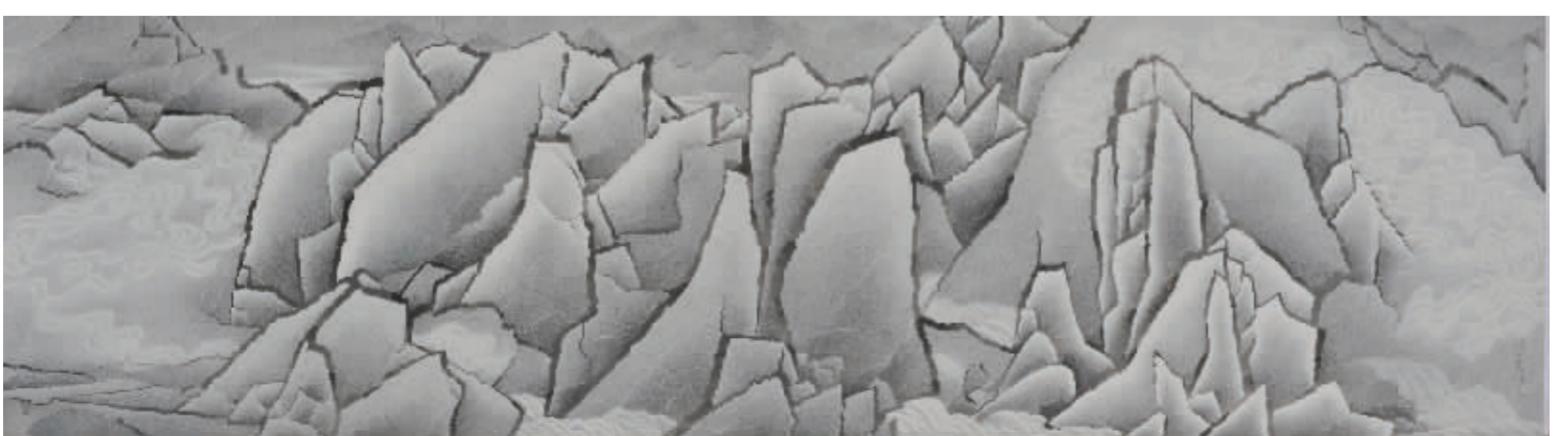


《裂变——乐紫调》145cmx234cm 宣纸 丙烯色 画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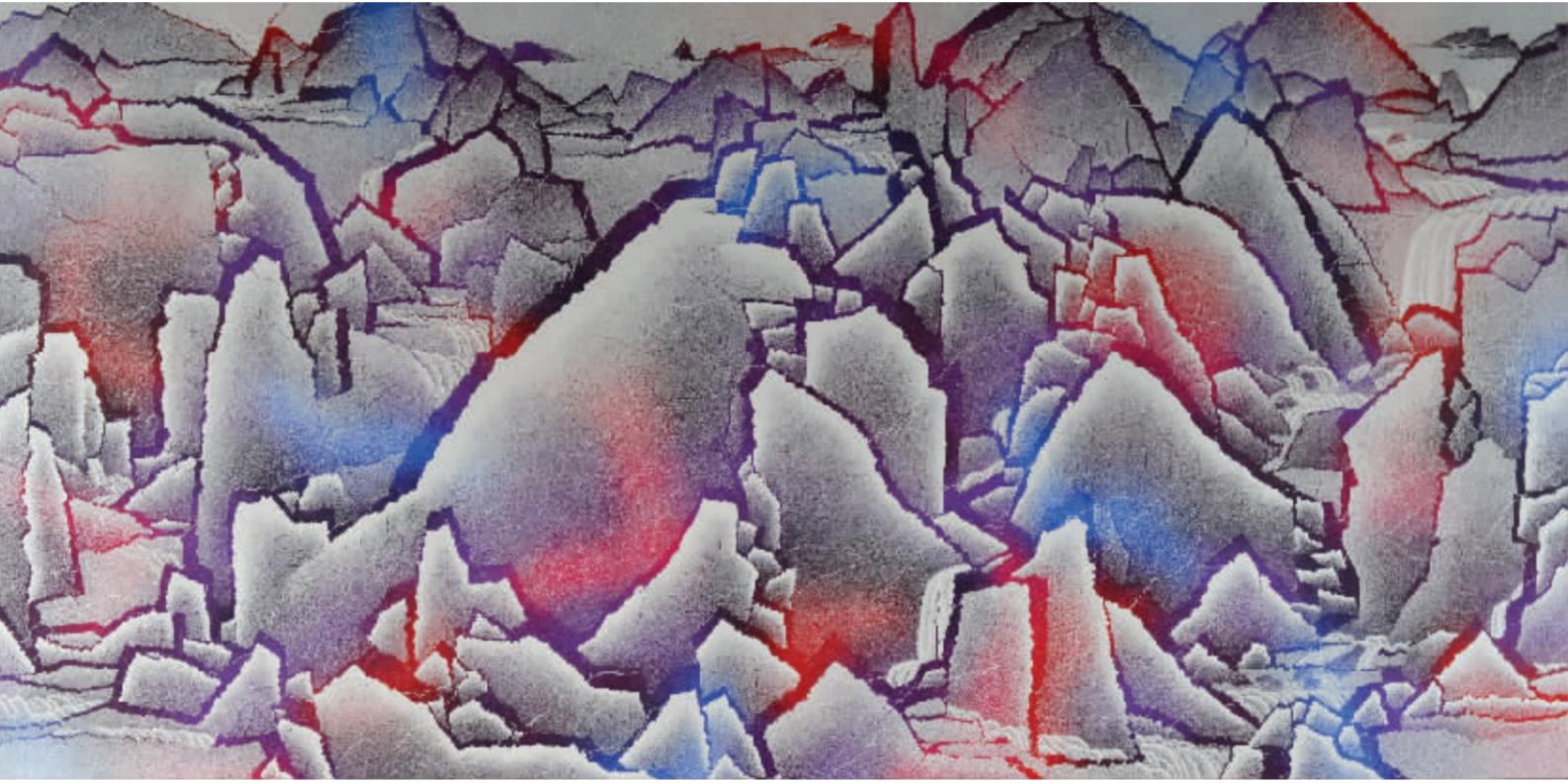
“重塑东方美”大展至今已经举办了两届,在业内的影响不可小觑。普遍认为,参展的这批画家,是属于创新型的,大体上可以划为“新水墨”的概念范畴,而近年来市场对“新水墨”的热捧,也代表着中国画现今的发展方向。的确如此吗?对此,著名画家仇德树先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重塑东方美”的中心,是中国画。如果仅仅以“新水墨”代替当代的中国画,就太过狭隘了。事实上,我认为只要能表达东方人的思想感情的创作,就都属于中国画的范畴。因此,‘重塑东方美’远远不只‘新水墨’这一个方面。另外,市场的热闹与中国画的学术发展是两回事。中国画的前行方向,不能以市场判断。引领中国画发展方向的,是思想,不是画的类别。在我看来,当下,我们拥有很多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艺术家,这就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画发展的明证。”

而提及当代中国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仇德树则说到了多个方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比如缺乏思考,比如市场的引诱,比如技术创新、技术或者创作理念的趋同,等等。此外,还有传统遗留下的问题:‘笔墨’与‘革新’之间的关系。”



《裂变——祥云清泉》100cmx360cm 丙烯色 宣纸 画布



《裂变——山水(紫调)》200cmx400cm 宣纸 丙烯色 画布

谈起最初与“重塑东方美”接触的契机,仇德树说,这源于和林逸鹏先生的一次交谈。他笑言,当时两人聊起这个活动,他就觉得“像找到了同一战壕的战友一般”。

“上海的环境是比较开放的,我一直生活在这里。改革开放之时,上海许多年轻画家都很激动,决定摒弃旧思路,在时代的感召下,寻找新时期美术发展的可能性,寻找技法、风格、精神上的独立,我也是其中之一。”仇德树说,三十多年来,他做的事情,也是在“重塑东方美”,只是没有用这样一个名称罢了,“参加这个展览活动,是因为我们都在追求着同样的事物。这是时代的共同理想与呼声。”

仇德树的作品,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但其当代性的变革也让他在西方大受欢迎。他的“裂变”题材,以强烈的突破性,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仇德树说,突破性正是他创作的前提。

“创造‘裂变’系列,我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新的:色彩、线条、装裱、多层宣纸与

画布的结合……这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前人可以参考。在很多人固有的思维里,宣纸就是中国画的根本,而我却打破了宣纸代表的一种思考方式,用这种‘撕裂’表达大自然与人类的伤痕。我的画首先强调裂变,把宣纸破坏之后重新改造,把技法融合在内,搞得越深越透越好。我把作品拿到西方展出,他们看到我的画,就如同我自己当初看到西方当代艺术一样惊讶,这让我也很满足,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创造思路,前人没有,西方没有,别人都没有。”

作为上海最早的职业画家之一,仇德树的艺术成就极高,对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影响,但他却谦逊地说,自己不敢随便拓展到别的创作领域,只想在自己的擅长的地方钻研下去,因为“深人才有力量”。当下,他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丙烯颜料之上:“我想让丙烯颜料发挥出独

特的色彩效果。这和油画颜料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画虽有重彩,但传统更多的还是以水墨为重心,总体来说,我希望在色彩上有更多的发挥,在技法层面上有更多的突破。”

作为“重塑东方美”的老朋友,仇德树也谈起了今年“美在慧眼”这一美学主题。“作为一个画家,能够提供让大家觉得美的东西,创造出别人没看到过的美,给人带来美的想象,就是贡献,就已经很棒了。艺术家自己首先就应该打开审美的眼界,扩展思想的范围、创作的范围,把当代的审美融入其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引领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西方人,也不不同于古人的审美情趣。”

对于今年的“重塑东方美”大展,仇德树先生说了两句话:“实实在在进步,踏踏实实前行。”他说,中国画的发展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创造的东西,我们既不能心急,也决不能停止。”



《裂变——山水(绿调)》181cmx362cm 宣纸 丙烯色 画布

仇德树的抒情画

文/姜斐德

其为云耶?其为山耶?仇德树的画作令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既像岿然挺拔的山,又似空灵飘忽的浮云。其光辉是从云霄之上播散而下呢?还是源自于山水之中?

在其独创的表现方法中,仇德树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比如新石器时代的图腾艺术,北宋11世纪蔚然可观的不朽山水画作,诗画中象征性的视觉语言,以及在画作上对印章的重复运用。尽管仇德树的作品无可争议地属于现代变体,但是他对宋代绘画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那个时代产生了中国悠久历史中最富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当问到对他哪个画家有认同感时,仇德树举出了13世纪宋朝画家巨匠马远。马远以其烟霭迷蒙的山水画享誉古今,经常奉召以皇帝及其后妃指定的诗句为题来作画。表面看来与马远的比较似乎并不妥,因为仇德树与马远在社会地位上极不相适(他不应官方要求作画,也没有人指手画脚地来决定其题材),而且仇德树的艺术也并不使人联想起马远的代表性作品来,马远善作小幅作品,通常是边角烟雾迷蒙的山水,并有为一两个仆人相伴的皇亲国戚。尽管有些不尽相同,仇德树的艺术在两方面可以看作是与马远相契合的:一方面是对技法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是为了传达寓意而运用象征性视觉语言。

隐喻式的语言

与13世纪的先驱者一样,仇德树采用了隐喻式的语汇。宋人画家与其顾客将时令现象与人们生命的循替变迁等同起来。例如,疾风挟雨、风雨如晦与冰天冻地暗示着迁变动荡与次第;旭日普照与群芳争春则传递着皇恩普泽、平和宁谧幸福安乐的信息。宫廷艺术家倾向于创造祥瑞的形象来取悦于人,而有的画家,尤其是饱受诗画熏陶的社会精英,有时则借助绘画来品评时政得失与社会清浊。尤其其画内含的社会评论是如何具有针对性,画中的图像则总是温文尔雅地充满诗情,不动声色地委婉含蓄,且语带双关,耐人回味。

仇德树的视觉语汇围绕着瓦解与抉择、裂变与求索寻找新的恒定的主题。仇德树的绘画是属于一种更为广泛的当代现象的一分子,它参与了对文革及随后八十年代早期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给社会、经济及个人所带来的创伤的反思。这些艺术中的题材被命名为“伤痕艺术”。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用尖锐的、刺激性的图像和观念艺术来直面心理混乱与都市退化的现实,仇德树则独辟蹊径,致力于源自传统山水形象的题材。他的视觉主题不仅限于旧有的废墟或对个体的非人待遇,而是自然界变异的表征。他的伤痕(剧烈或渐进错位的痕迹)以各种方法显露出来:砾石、山水、树木中的罅隙,面具般缺少表情的皱纹,甚至还有花卉中的裂缝。自然景观中的罅隙使仇德树得以沉思社会、道德价值观与个体心理中的分歧。虽然仇德树的许多作品源自于挣扎与苦难的回忆,其生动的图像还是颇具艺术感染力的,并不乱人心意。涌动着生命力的平静是仇德树对于带来裂痕巨变的思辨态度的哲学表达:崩裂的山陵最终形成了新的地理构造与模式,忍受并挣扎出困境的人获得了安如磐石的自我感受及更为伟岸的力量。仇德树的作品不是流于冥想的追忆,而是对生命流转与超越潜能充满喜悦的印证。

仇德树的绘画方法须要几个步骤。首先将作为基础的坚实的桑皮纸与画布涂以颜色。将纸张撕成一定形状后再黏贴到画布上,露出十多年来一直是其作品标志的罅隙与裂缝。其中一些裂缝是如此细微,以致像水面的波光一样摇曳于表面上。在其他部分,不同色调之间的震荡冲击竟撕裂了山坡,使得一些作品浸透着生动的